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7

中国电影出版社

日本的悲剧
飞来横祸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 7

日本的悲剧

飞来横祸

中国电影出版社

《日本的悲剧》译自日本电影时报社 1953 年 6 月 1 日出版的《电影剧本文库》第十一集。

《飞来横祸》译自《电影旬报》1979 年 9 月下旬号

内 容 说 明

《日本的悲剧》描写了一个被战争夺去丈夫的寡妇，为了抚养一儿一女，只好去干下贱的营生，为此竟受到儿女的鄙视。孩子大了，女儿不辞而别，与情人私奔；儿子则贪图一份丰厚的遗产而给别人当了养子。这位母亲半生辛劳落得两手空空，万分悲痛，结果卧轨自杀。

《飞来横祸》描写了一个小铁工厂老板的儿子无缘无故被人杀死，老板悲痛之余，变卖了工厂，走访全国各地与自己遭遇相同的人，组成团体，促使国会通过对遗属补偿损失的法律。

外国电影剧本丛刊(7)

日本的悲剧 飞来横祸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1/32} 印张：6^{3/8} 插页：3 字数：93,000

1981年7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0册

统一书号：10061·369

定价：0.65 元

编 者 的 话

这个集子收录了木下惠介导演的两部作品的剧本。

木下惠介，是中国电影界比较熟悉的日本电影名编导，从影以来，到目前为止，已摄制了将近五十部影片。他一向以长于表现人物的善良心灵和优美的思想感情见称于世。

《日本的悲剧》是木下自编自导完成于1953年的早期代表作。影片描写了一个被战争夺去丈夫的寡妇，为了抚养两个孩子，只好去干下贱的营生，她不仅受社会的歧视，甚至受她两个孩子的鄙视。女儿不辞而别，与人私奔；儿子则贪图继承一份丰厚的财产而作了别人的养子。半生辛劳，换得两手空空。辛酸的回忆与渺茫的未来，使她顿感人生的无常，于是卧轨自杀了。观众看到的是一位被抛进绝望深渊的母亲的悲剧，同时也是当时战败了的日本的悲剧。

影片塑造了一位历尽辛酸的母亲的生动形象，人物性格鲜明突出，语言生动。在木下的所有作品中，被誉为难得的佳作。

1979年完成的《飞来横祸》(原名《冲动杀人·儿子啊》)是木下近几年来拍摄的一些描写青少年犯罪的作品中

的杰作。

冲动杀人，是日本刑法中的名词，既不是谋杀，也不是过失杀人，而是犯罪者一时冲动而加害于另一方致死。

影片描写了一个铁工厂老板的独生子被一名素不相识的青年无缘无故刺死，悲痛之余，感到社会上无端惨死的人很多，亲人死后，这一家的生计立刻陷于困难，即使依法惩处凶犯，但死者既不能复生，也无从改变其遗属的困境。于是他卖掉家产，奔走于全国各地，走访与自己遭遇相同的人，联合起来，成立团体，促使国会制定对受害者遗属补偿损失的法律。

影片取材于事实，主人公川濑周三，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市濑美幸。据1980年5月30日《东京新闻》报道，日本国会已通过“对犯罪被害者等支付补偿款法案”，自1981年起实行。

木下惠介着手这类题材的作品，最早的有1956年完成的《太阳和蔷薇》，最近的有1980年下半年完成的《父亲啊，母亲啊》。

这三部作品都是以青少年犯罪为题材的，然而内容不同，着重点不同，也就是说，对于青少年犯罪的本质表现了作者的不同认识。在《太阳和蔷薇》里，犯人犯罪的原因是由于穷家孩子向往有钱家孩子的生活，意志薄弱，结识了一些“太阳族”一类的浪荡子弟，以致堕落下去。作者认

为最可怜的是犯人的母亲。《飞来横祸》中作者则认为犯罪事件的受害者最可怜。到了《父亲啊，母亲啊》，作者认为最可怜的是那些被贴上不良少年、少女标签的本人。使这些少年、少女走上犯罪道路的是由于他们受到过分娇宠，或横加压抑的心理打击，也就是说，元凶是他们的父母。

我们这里选译了《飞来横祸》，和他早期的名作《日本的悲剧》合成一集出版，以飨读者。

目 次

日本的悲剧·····	木下惠介	编导 (1)
	于 黛 琴	译
飞来横祸·····	砂田量尔	编剧 (99)
	木下惠介	
	木下惠介	导演
	楚 心 雅	译

日 本 的 悲 剧

〔日〕 木下惠介 编导

于 黛 琴 译

•

•

•

•

序幕

A 国旗。

字幕 战争结束以来已经八年了，然而政治上依然处于混乱状态。

B 报纸刊登的报道政党丑闻的消息、新闻等等。

字幕 生活不安定。

C 报纸上刊登的游行示威、罢工、全家自杀的新闻。

字幕 每天屡屡发生的许多犯罪行为。

D 抢劫汽车、谋杀双亲案件等等。

字幕 日本人民全都被卷进这一黑暗的漩涡之中。

E 现代日本的风貌。

字幕 日本的悲剧

字幕 这母与子的故事，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插曲。但是，在我们周围，这个悲剧的萌芽今后可能蔓延到整个日本。

(淡入)

1 伊豆花旅馆的院子

一卖唱者边弹奏吉他边唱。年约二十岁。

二楼一个房间里传出酒宴中欢乐嘈杂的喧嚣声。

一曲唱罢。卖唱者名叫达也。

达也 二楼的各位先生们，请听我唱支歌吧。您想听什么歌呀？

2 二楼栏杆前

拉窗上映出一个男人身影，他边拉开窗户边说，

男客 唱什么都行，来个好的……怎么，就一个人？
不行啊，太不象个样子……

达也 请您多照顾，别这么说吧……

男客 不听，不听了。

有个女人从身后搂着这个讲话的男人。

春子 别这么说嘛，让他唱一个吧……怎么，（啪的一声打了一下男人的肩膀）你们才是小气鬼呢，花国家的钱，却舍不得叫艺妓。

达也 先生，请照顾照顾吧。

春子 好啦，请上来吧。

男人 喂，春子。

达也 大姐，多谢您啦。

春子 光女招待也唱不了啊，没伴奏怎么行！

“对啦，这就是伴奏的，大家来唱吧。”

房间里有人这么说，并传出敲打碗盏和哄闹声。

3 房间里

里面有八个小官吏模样的客人。

此外，还有春子、阿秀、阿梅三个女招待。

春子看上去有三十五、六岁，实际上是鼠年生的，已经是四十岁的人了。

阿秀二十四、五岁，阿梅也就二十或者不到二十岁。

春子也跟这两个年轻女人一起，打着拍子张着大嘴唱着。她是一个讨男人喜欢、能让男人心猿意马的女人。

达也进来。

达也 晚上好！（坐下）多谢了！

男客甲 喂，我们等着哪。

男客乙 来个什么曲儿吧！

达也 来个什么好呢？

男客丙 来个最容易唱的。

达也 那……（天真地脸红了，用手摸着头）这可不好办。

春子 就弹你刚才弹的那个！“温泉街悲歌”，我顶喜欢听了。

达也 好吧！（拿起吉他）

4 厨房里

厨师老关，管蒸煮的佐藤，洗碗的小家伙阿直，做饭的阿钟等四人，正在收拾厨房，并做第二天的准备。

佐藤哼着“温泉街悲歌”。

老关 那么，剩下的活儿就拜托了。

佐藤 好的。

老关解开围裙，阿直走到他旁边接了过来，然后等着他脱下工作服。

女招待阿君进来。

阿君 佐藤师傅，好了吗？

佐藤 早就得了，再不来都凉啦！豆腐房的小伙计，别傻啦。

阿直 回见。

佐藤 （对着回家去的老关的身后说）再见！

阿君 再见！

佐藤 你们这些人，对于我们做的菜不重视，不重视……

阿君 看你说的，我们太忙啦。

佐藤 忙，彼此都忙呀。

阿君把蒸的菜放进托盘。

佐藤 我特意调味的，是按趁热吃调的味。该换换脑筋哪。

阿君 我倒很愿意换换！

佐藤 我用刀子给你挖出来换换吧。

阿君 请您费心啦……

阿君刚往外走，春子进来。

春子 佐藤师傅，两个山芋菜末鱼羹……啊，真醉了。（取发票呆看）

佐藤 有什么样的客人就有什么样的女招待，又喝又闹，好菜也吃不出味道，在这家，有本领也没有用。

春子 蹩脚梳头匠，光会说。^①

佐藤 你说什么？

春子 佐藤师傅常叨叨的台词儿。

佐藤 哼……

晚上好——八百政一边说着，一边进屋来。

八百政 山芋菜拿来了。

佐藤 啊，辛苦啦！

春子 （走近八百政身旁）八百政先生，上回说的那件事儿怎么样了？您给问了吗？

八百政 啊，那件事儿啊……

春子 怎么样啦？

八百政 始终没有个准信儿。

春子 怎么个没准信儿。

八百政 对方似乎还不急着娶媳妇。

佐藤 又是为姑娘结婚的事吗？

春子 你真的给问过了？

八百政 这个，我是以话引话探了一下口风……

春子 没希望吧。

佐藤 就死了这条心吧，干脆一些……

① 这是谐音戏谑词，日语中“梳”和“说”字发音一样。——译注

春子 少插嘴，小孩子家……

佐藤 哼，这可不是孩子话，不必大惊小怪的。

春子 唉，求您再给好好问问吧！……不会是不着急娶媳妇……那孩子一定喜欢我家歌子。

八百政 是呀，象歌子那样漂亮的人，在全热海都难找啊。

春子 就是嘛，她还会说英语哪……

佐藤 唉！那就算个美人么？

春子 不服气，你去试试，她理都不会理你。

佐藤 嚇，那可太对不起了，我要说，天神哪，灶王爷啊，佛爷呀，天皇陛下老叔呵，你等我出了师看，死乞百赖赖上我的时候我才要呢！好了，做得了……

八百政 谢谢啦。

春子 那么求求您再给问问吧。

八百政 哎！

春子 我会报答您的。

阿秀进来。

阿秀 春姐，真烦死啦！他说钱丢了问我知不知道？

春子 谁？

阿秀 胖子，他说回屋一看，放在桌儿上的钱少了。

佐藤 少了很多吗？

阿秀 二百元……

佐藤 小气鬼！你告诉他，既然到热海来玩儿，怎么连二、三百块零钱都没忘，记得那么清楚呀！

春子 就是嘛，象这种小事我们不会一件一件记得那么清清楚楚。

阿秀 那样说可不成，他说，给了按摩师一张一千元钞票，确实还有八百。

春子 如果是那么多的钱，就不该放在那儿。我们不是一再提醒，贵重东西要存起来吗？

阿秀 你说说他吧，他还在那儿大声嚷嚷，说有小偷……

春子 真是位讨厌的客人啊！（拿起山芋菜末鱼羹要走）

帐房的阿民进来。

阿民 阿春，你儿子来电话了。

春子 啊，是吗？（放下托盘，走了出去）

5 竹丛一面条馆

电话室里，清一正在打电话，他是个十九岁的大学生。

清一 啊，喂喂，我是清一……嗯，我刚刚到……不，我今天住姐姐那儿。我是有件事想跟您商量一下才来的……是啊……我认为是件好事，可妈妈您可能不高兴……总之见面再谈吧……我是在竹丛一面条馆打的电

话……嗯，姐姐也在这儿……好吧，不论什么时候，我都等您……是……好的。

歌子坐在饭馆的角落里，看着电话室。

她显得那么冷漠无情的样子，不过确是一位值得她母亲引以自豪的美貌姑娘。

只是看东西时两眼稍稍向上的那种神气令人感到她对一切都持冷淡态度，她年方二十一岁。

清一放下听筒，走到歌子身旁。

清一 妈说大约十二点才能来。

歌子 她又要哭啦。

清一 咱妈妈总认为全家只有她一个人奔波劳累，我们才是舒舒服服地长大……

歌子 ……

清一 电话里说：如果是让她担心的事，她就不想来……真不欢喜听她那种娇里娇气的声音，就象对男人撒娇似的……

歌子冷漠地注视着清一。

歌子 你多大了？

清一（苦笑）……仅仅比姐姐小两岁！

歌子 调皮！

清一 姐姐看上去可不象二十一岁呀，有情人了吧？

歌子 ……（紧皱双眉，低头不语）

堂倌端来两碗砂锅面。二人拿起筷子。